

中國現代自傳叢書

張靜愚題



張玉法  
張瑞德  
主編

第四輯

⑨

在出版界二十年

張靜廬 著

張靜廬 著

第四輯

9

在出版界二十年



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

張玉法·張瑞德 主 編  
中國現代自傳叢書 第四輯 14種18冊

## 9 在出版界二十年

作 者 張靜廬  
發行人 周崑陽  
執行編輯 溫亦剛  
出版者 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登記 局版台業字第4167號  
地 址 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16號3樓  
電 話 (02) 3979717 (代表號)  
傳 真 (02) 3417731  
郵政劃撥 1215710-2號  
定 價 新台幣10000元 / 美金400元  
香港代理 景行出版公司  
地 址 新界沙田火坳背灣街26號富騰工業  
中心12樓14室

1994年12月15日初版

(本書如有裝訂錯誤破損請寄回更換)

---

ISBN 957-8988-58-3

## 凡例

- 一、本叢書每輯所選錄自傳作品，作者來自軍政、黨務、財經、新聞、教育、學術、文藝、宗教各界。
- 二、本叢書出版之目的在保持歷史紀錄，所選錄作品主要為絕版已久、流傳不廣或雖經重印，但內容不完整者，間亦收錄未曾出版之稿本。
- 三、本叢書盡量容納各種不同立場、不同角度之作品，以兼容並蓄之方式，保留各方面之記錄。
- 四、本叢書之編輯，以維持原作品內容之原狀為原則：（一）原作品中收錄有與自傳無關之文字者，予以保留。（二）原作品內容除明顯錯字予以改正外，不作任何更動。（三）原作品無目錄者，所用外文譯名與現代通行之譯名不同者，均依其舊。文句中如有空白或無法辨認之處，用□符號註明。
- 五、本叢書於各書之前，增列作者小傳，俾使讀者明瞭傳主之生平概要。
- 六、本叢書收錄之內容以原作品為主，如有作者所撰之其他自傳性文字或相關文獻，亦酌予採用，列為補篇或附錄。

例 凡

七、本叢書所選印各書，於出版前曾分別徵得各書原作者或具法定代表入之同意，間有少數無法取得聯繫者，出版者亦保留其權益，請原作者或其代表人逕洽出版者。

八、本叢書擬繼續刊行，歡迎各界人士推薦未刊或絕版之自傳作品。

## 張靜廬（一八九八—一九六九）小傳

張靜廬，浙江鎮海人，一八九八年生。小學畢業後即輟學赴上海任學徒，惟仍勤於閱讀及寫作。

一九一六年，赴天津任《救國日報》編輯。翌年，任泰東圖書局編輯；後任《高教》編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〇年之間，先後創辦光華書局、現代書局與聯合書店，曾出版《萌芽》、《拓荒者》等刊物，及郭沫若、郁達夫、蔣光慈、茅盾等人之著作。

一九三四年，創辦上海雜誌公司，先後出版和發行之刊物，計有《讀書生活》、《譯文》、《作家》、《中流》、《戰地》、《七月》、《抗戰文藝》等。一九四三年，在重慶以生活、讀書、新知三家書店為核心，結合二十八家左派及中立之出版業者組聯營書店，任總店經理。中共政權成立後，歷任國務院出版總署計畫處長、古籍出版社編審、中華書局近代現代史編輯組長等職，一九六九年病逝。

畢生從事出版事業，著有《單戀集》、《中國的新聞紙》、《中國的新聞記者與新聞紙》、《在出版界二十年》、編有《中國文學珍本叢書》（第一輯）、《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中國出版史料補編》、《清末民初重要報刊作者筆名字號通檢》等書。

# 目次

一	寫自傳的動機	一
二	我的生長地	一
三	屠戶世家	一
四	唯一的母校	一五
五	不長進的孩子	一九
六	禮拜六派時代的輪廓	二五
七	閱讀與寫作	二九
八	出版的嘗試	三三
九	從酒保到編輯	三七
十	荒唐之夜	四三
十一	「六三」運動	四七
十二	大鬧新華門	五一

十三	「誰是主唆者？」	五五
十四	踏進出版界	六一
十五	泰東圖書局的轉變	六七
十六	創造社的搖籃	七一
十七	外勤記者	七五
十八	商報館五年間	七九
十九	光華書局的誕生	八三
二十	「小夥計」們與「幻洲」社	八七
廿一	迴光返照與黃金時代	九一
廿二	北伐前後	九七
廿三	從「現代」到「聯合」	一〇一
廿四	再度脫離「現代」	一〇七
廿五	上海雜誌公司的建立	一一五
廿六	小小計劃初步成功	一二九
廿七	「退定改定絕對自由」	一二三
廿八	雜誌界的畸形發展	一二七
廿九	提高出版物的水準	一三一



三十	平地風波·····	一三五
卅一	抗戰後的出版界·····	一三九
	寫在後面·····	一四五
附錄	雜誌發行經驗談·····	一四九

## 一 寫自傳的動機

一九三五年的秋天裡，「我的朋友」阿英先生受良友圖書公司的委託，編纂中國新文學大系中的史料部分，同時也替上海雜誌公司編校「中國文學珍本叢書」。有一天，偶然在我的家裡和幾位編譯所的朋友談起新文化運動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他向我說：「要編纂一部比較詳盡的中國新文化運動史，似乎不應該忘掉你。」這原是一句客氣的話，我當時聽了很覺得慚愧。分析他說這句話的語意，明明在說我是一個推進新文化運動的實行者——出版商人，並不是說我是個在新文化啟蒙運動中間有過什麼貢獻的作家。但是，這雖然是句好聽的恭維話，卻也多少帶有幾分的真實性。我自信，在民國八年「五四」運動以後以至於現在，對於上海出版界的向著新的一方面的推進，多少是盡過一些勞力，耗過一些腦汁，這是不可磨滅的，也許為同業的先進們所不否認的事實。因此，當時阿英先生和幾位朋友都叫我寫一本自傳，來記述二十年來上海新書事業的沿革和變遷，給後來留心新文化運動的史家們一些「或許有用」的史料。只可惜我没有文學的修養，缺乏寫作的技巧，絕對不會寫成一部值得一讀的傳記文學。所以在當時雖有想寫的動機，而終於不敢下筆，沒有勇氣來大膽地嘗試一下。

到了前年冬天，張天疇先生來替黃萍蓀先生所編的「越風」向我要稿，他指定要我來一篇關於上海新出版業的史實。他說：「你不妨以你自己的事業變遷為經，多量地採入當時作家們與書店之聚散離合為緯，織成一幅看去似乎平淡而實際卻富有圖案意味的美麗而實用的廠綱。」（他是杭州人，所以三句不離本行。）這句話更比較有意思了。因為個人事業的成敗變動，寫出來實在是「與堂無涉」；何況像我這樣平凡的人，在現代化的大都市裡，幹這樣小小的出版商，有什麼長處可述給後之來者歌頌讚歎呢？假使要寫一部有關於中國出版事業的沿革和變遷的話，最好應該讓張菊生、陸費伯鴻、王雲五幾位先生來寫，才有相當的理由，我想。

不過，照張先生的說法，那麼，我既然在這號稱文化街的四馬路上住上了二十年，這攸長的歲月中，所見到的，所聽到的，和我個人自己親身所接觸到的，總該有不少的故事可以搬出來，給在文化街上跑跑而留心出版事業的讀者們，作為茶餘酒後的談助吧。因此，我從去年冬天起，就有了想寫一本自傳的準備。可是因為身體的不健康，和生活興趣的轉變——近一年來對於學習國畫的興趣特別濃厚，差不多每天晚上肯花二、三個鐘點，從事於一花一鳥的傳摩，同時還買不少關於國畫理論的書籍和珂羅版影印的畫冊，拋了畫筆就拿起畫冊，不斷的練習和鑑賞——竟分不出一部分時間，來寫這「不必有」的自傳。

直到後來，上海雜誌公司準備出版一種「讀書」月刊，於是編譯所的同人，和金則人、平心等幾位先生舊事重提，要我用故事的體裁寫出來。這又是一樁難事了。因為我除在「禮拜六」派盛行的時代，曾經用過受林琴南先生影響極深的文言文寫過幾篇哥哥妹妹式的小說或談

### 3 寫自傳的動機

怪誌異的幾段筆記以外，十餘年來沒有再寫過一篇像樣的小說或小品文。在當商報編輯時，所寫的都是屬於記事速寫一類的新聞稿；在當書店經理任內，那更談不到寫文章了，最多不過偶爾高興做幾段宣傳性質的廣告底稿罷了。

現在這醜媳婦終究見了公婆面了，「像樣」、「不像樣」的問題，已經談不到了。不過我要請讀者們原諒的是，請勿用文學欣賞的眼光，來讀這部傳記，否則它會使你大大失望的，這樣幼稚的作品。因為這祇是一個出版商人的自述呀！



## 一一 我的生長地

我的祖籍據說是在河南，不知從那一代，隨宋室南渡，寄居在離浙江鎮海縣城二十里的前緒鄉清水湖村。那村莊有三百多家戶口，都是姓張的。直到我父親三十歲時，才離開了，另搬到後緒鄉龍山城的西門外來住。這地方現在總名之爲龍山，是鎮海縣治的東北角，三北（鎮北慈北姚北的渾稱）特區的起點。

我在前清光緒戊戌年（一八九八）四月初七日生於龍山。那時大概是在我父親移家到這裡二十年之後。

龍山的地勢在國防上很重要，而風景也相當的佳麗。東南西三面都是山，是四明山的支脈；東面是石塘山，南面是達蓬山，西面是伏龍山，這三座山環抱著成弧形，一個峰依著一個峰的肩懷，像一隊士兵，肩並著肩，排成一條弧形陣列，雄偉而嚴肅地做了龍山鎮的天然屏障。北面靠著海，有兩條堅實的泥塘，擋住由太平洋襲來的狂浪驚濤。鳥瞰龍山全區的形勢，完全像一張弓，——「三面環山，一面臨海。」（這是我幼年時作文的套語）

在達蓬山麓，有一個湖，叫做鳳湖。有了龍山，當然少不了要有一口配偶這象徵女性的鳳

湖了。龍山和鳳湖，這是天然的一對佳偶。在大自然的孕育裡於是乎產生了一位近代偉大的企業家阿德哥。（註一）「人傑地靈」，有了像阿德哥般的大人物出現，然後這小小的龍山鎮，就具備了現代化的都市雛形：有交通部直轄的電報局，有電燈廠，有電話，有自來水，有小菜場，有救火會所，有自行車起迄的火車，有馬路，同時也有兩輛破舊的人力車。在公路還沒有通車之前，更有一條突出海面七里長的石海塘，那是給三北輪埠公司停泊鎮北輪的碼頭。掌握著三北人唯一的交通總樞紐。

這一條馬路和石塘，是龍山唯一的偉大的建築物，也是阿德哥一生最浪費的巨大工程。那條馬路沒有特標的路名，起點在虞家的門前，循著河直伸到海邊，花上三、四年的工程，轟炸伏龍山腳的岩石，利用輕便的運貨車，一車一車的無窮盡地向東海裡傾倒，待到石塊填滿了海底之後，上面就用水泥塗上石縫，鋪些黃砂，才算告成了一段路。幾十個工人，從日出到日落，沒有一刻休息的時間，永遠地永遠地向著大海進攻。但是不幸得很，這裡的海灣，是正衝著錢塘江口的流沙。你築起一丈海塘，過了幾天那流沙也同樣的壅塞一丈；你築起十丈，流沙也同樣的壅塞十丈。輪船是永遠不會吻著你的海塘的。待阿德哥覺悟到這「人定不能勝天」的時候，那海塘已經築成了有七里多長，糜費的金錢也已經達到八十多萬元了。

馬路和石塘銜接的中間，建造著一座新型的車站，火車的軌道從這車站起一直到石塘的盡頭。有十輛列車，也有頭等的、三等的和載貨的篷車。車廂大小等於上海的電車。當鎮北輪滿載著「三北同鄉」從寧波到碼頭的相近處，另有一隻鎮龍駁船往返起駁，絡繹地坐在這車廂裡

等候完畢；「嗚」的一聲，火車頭就有氣沒氣地緩緩循著石塘，拖到車站裡，在紅綠旗的交揚處停住。旅客們下了車，也一樣的領行李，驗車票，再沿著這馬路，喜氣洋洋地踏上了他們故鄉的土地。

在國民政府還沒有成立以前的時代，一個鄉村的建設具備著都市化的雛形，浙江省境內確實找不出第二個，我們名之為「浙江第一村」，並沒有覺得誇大。（現在有了更完美的溪口了）

為著想觀光這「浙江第一村」，光華書局的老闆沈松泉、盧芳二位朋友，由我陪伴著去遊歷過一回。這時候正在夏天裡，龍山特有的火車頭，因為夏天的旅客減少，循例載到上海去修理去了。那天，照例上碼頭，也照例登了車廂，祇是沒有聽到汽笛的叫聲，全行列車就開始前進了，但是走動得似乎特別慢。為了好奇心的驅使，他們伸首向火車前後瞻仰一下，真使他倆歎為奇觀，原來全部火車是由四個腳夫在後面推動的。（註一）

「這真是天下第一村呀！」沈老闆笑著說：「龍山村居然還有人力火車哩。」然而龍山的風景畢竟是美麗的，當他倆坐著轎子，沿著馬路上來的時候，一陣雷雨洗淨了達蓬山的頭面。一堆紅一堆綠的格外地鮮豔像小品文封面上的圖案。一條長長的虹，彎彎地越過伏龍山頂，落在石塘山邊的海面上。馬路兩旁的洋槐，伸出新生的嫩枝，交互地握著手，像一條油碧的長廊。枝葉輕輕地掠過轎子的前簷，沙沙響著，葉子上新沾的雨點，洒到從上海來觀光的新人的臉上。涼風拂動攔在轎沿外的二條腳管，直鑽進旅人的胸懷，汗，是不知在什麼時候消失了。



綠染遍了田野，蔚藍色的天空裡沒有一片雲影，一隻二隻燕子，低低的掠過轎子前張著白色布簾，幾聲三北特有的民歌從隔河茅亭裡傳來，與水車的轆轤聲相應和。

這真是人間的仙境，世外的桃源呀！

這裡，從我見識世面起，沒有遇到水災，也沒有遇到旱災；沒有經過戰事，也沒有盜患和匪禍。這樣的太平樂土，真是中華民國僅有的一塊乾淨土。

龍山，因為牠是在南宋以後才有的遺民居留地，「在海靠海」，所以從前的居民多數是以捕魚為業的。海，是沒有明顯的分界的。為爭奪「我們的海」的權利，土著們就勇於械鬥。聽到鑼聲一響，男子都從田裡、海裡歸來，娘兒們很快的擦亮了長矛上的尖鏃，等候她的勇敢的丈夫，為宗族的利益而奮鬥。每一次械鬥，要待打得死了人才肯歇手。「死了一個人等於一隻老鴨錢」，（註三）由宗祠裡賠償六毛錢就算完事，很少告官控訴的。這風氣到民國後才消滅了。（械鬥的事在三北是常有的，但是我小的時候祇看到過一回「揚鞘」。（註四）

龍山的風景雖相當佳麗，而古蹟卻不很多。這鄙塞的海濱，當然難得有騷人墨客的光顧，或達官顯宦的降臨。值得紀念的，祇有一方矮小的龍山城，那是明季湯和、戚繼光將軍防禦倭寇時，所建築的沿海十八衛之一。伏龍山和石塘山山巔上還遺留著當時報告倭寇來犯時用以舉火告警的烽火台的遺址。

城完全是泥土建造的，周圍祇有四方里，三面都有門，獨北城沒有。因為那時候北城正靠著海邊，潮汐高漲時會衝到城牆的腳邊。城裡居民並不多，繁盛的商業區，都在西門外面，有